

經營與管理

又見敦煌

++文 = 劉仁傑 老師

跨入2021年，全球新冠疫情依然嚴峻，過去稀鬆平常的國際交流活動或人員往來，仍然遙不可及。2019年3月與4月，先後在台北與北京推出的國際工具機展盛況，彷彿如昨。新春期間，特別是瘟疫干擾下不克出國，與幾位友人重溫疫情前的海外工作，以及工作之餘的敦煌旅遊。

2019年4月完成在上海與北京的企業工作，參加完首日北京工具機展後，飛往蘭州與幾位大學同學會合，展開了半自助的絲路之旅。抱著度假心情，從蘭州搭高鐵前往張掖，期間通過了青海省，停泊西寧站，感受這個青海省會，從甘肅通往西藏的大西部鐵路中心。

半自助的絲路之旅

憑藉高中課程學習中國地理留下的河西走廊記憶，不僅對張掖、酒泉、敦煌不陌生，更期待一睹鳴沙山、月牙泉、玉門關風采。

黃河以西，從西北到東南走向的狹長平原，是



嘉峪關



《又見敦煌》洞窟劇照



作者簡介

現任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暨研究所教授。
曾任日本大阪市立大學商學部客座教授、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訪問學者。
研究室 04-23594319-130

中國通向中亞、歐洲的重要國際通道，屬於中國歷代王朝的西北端。河西走廊背靠祁連山，冰山融水形成黑河、石羊河與疏勒河三大水系，使河西走廊成為西北戈壁上的一條綠洲走廊，威武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被稱為河西四郡，延伸到最西端、就是天下第一雄關的嘉峪關了。沙漠中獨特的地理景觀固然提供了視覺滿足與全新體驗，我們更鍾情於涵蓋種族、宗教、藝術與歷史的深層人文。

現在的敦煌市人口不到20萬，是隸屬酒泉市的縣級市。然而，卻是史上擁有七千年歷史的絲綢之路的樞紐

抵達敦煌城區，遍佈舞台劇的廣告旗幟，我特別注意到王潮歌導演的《又見敦煌》。雖然住進旅館當晚才取得次日的演出訊息，在我的建議下大家透過旅館取得預約票，確定隔天白天看敦煌景緻、晚上觀賞《又見敦煌》舞台劇的行程。然而，直到現在，同行的伙伴仍然一致認為，這是一個非常有趣而豐富的非預期經驗。



莫高窟第148窟



莫高窟(左起楊亮光、作者、陳弘毅、蔡文發)

白日觀景 夜晚觀劇

次日一早跟隨當地的旅行團，與來自大陸不同地區的遊客，參觀了敦煌主要景點。敦煌的精華在莫高窟，又稱為千佛洞。敦煌研究院的資料顯示，莫高窟始建於秦代，歷經隋、唐、五代、西夏與元代的興建，形成巨大規模，擁有735個洞窟、4.5萬平方米的壁畫、2415尊泥質彩塑，被認為是現存規模最大、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史跡。

莫高窟的高水準專業解說，讓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而中原皇朝與西域邊境的故事，更是綿延幾千年。相較於比較久遠的征戰史籍，二月河作品《雍正王朝》出現的年羹堯與岳鍾琪，是我們少數比較熟悉的人物。近代大量文物因戰亂而顛沛流離，又失而復得的展示在歐洲博物館，讓世人能夠更理解真實的敦煌。

晚上觀看的《又見敦煌》，從一開始就在當代說書人(如敦煌博物館館長)、歷史人物交錯演出下，跨越時空參與了歷史的實際情境，包括惡劣氣候下全軍陣亡的戰士、洞窟實景重現等。一位同學說：導遊介紹的王圓籙道士、王道士親自現身說法、歷史學家口中的王道士，真的非常有意思。這種交織著路徑相依的時間與空間表達，讓參與者得到全新體驗的同時，更認識到不同的史觀，同意成王敗寇不限於領導人或皇親國戚。

有一件事必須承認，沒有身歷其境很難想像這個舞台劇的獨特表達，包括觀眾的觀賞方式。而白日觀景，憑弔歷史遺跡，夜間觀劇，跨越歷史時空，再現兩千多年莫高窟的開窟、繁盛與遺跡。白

晝與夜晚的相互呼應，即使像我這樣未曾關心過敦煌文化的一般人，也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，像是透過親睹大唐將士、宋國夫人、亂世草民的實境，感受敦煌文化的深度。借用部分廣告用語的傳神表達：不到莫高窟，很難感觸到千百年敦煌發展歷程的精緻、昌盛與神迷，不看《又見敦煌》，無從觸摸大漠敦煌文化的深沉、浩瀚與滄桑。

模仿與超越

開始關注張藝謀與王潮歌團隊的舞台劇，是從2007年訪問桂林陽朔開始。以灕江作為演出舞台的《印象劉三姐》，山歌情歌結合四季風貌，迄今難以忘懷。但是，後來再看《印象麗江》、《印象西湖》，不論感動或共鳴，都打了折扣。符合管理格言：第一個是天才，第二個是仿冒者，第三個則是終結者。

《又見敦煌》像是為這個團隊扳回了一城。這類舞台劇能夠持續，不僅要期望年輕導演的傳承與創新，還依賴中國旅遊市場的多元精緻與健康發展。

也許感受到結合旅遊的文創世俗化與模仿風潮，2016年9月《又見敦煌》開演時，王潮歌說：好的藝術作品，不是用來被模仿的，而是用來被超越的。這個舞台劇確實超越了張藝謀團隊本身的印象系列，也超越了我所看過的一些史詩作品，諸如《宋城千古情》。